

海的藍湛

書叢作創藝文新新

著 野 碧
行發社版出新新

新新創作叢書
新新出版社發行

法藍的悔

新 新 創 作 叢 書

湛 藍 的 海

(中 篇 小 說)

著 者	碧 野
發 行 人	賀 尙 華
發 行 者	新 新 出 版 社
總 經 售	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12號
定 價	八 元

民 國 卅 六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一 千 冊

版 權 所 有 * 翻 印 必 究

序

這個作品是描寫南海漁民的生活動態的。我出生在南海的邊沿，因此我愛海；尤其愛我故鄉的南海。那澄波碧浪，那蘊藏着生命的奧祕的大海，曾昭示過我的人生。

書中的男主角阿鵬，是作為我紀念我那從事了十幾年解放鬥爭的大哥的，但他終於被謀害了；女主角小琿是我敬佩的一個女性，她曾在那革命烽火の「南山」上做過最艱苦的工作，但她也被謀殺了，墳墓在「南山」脚。死了的戰士，光輪仍照耀在血淋淋的人間。

我本來企圖把南海邊的海陸豐——那東方的聖地的漁民初期革命寫到抗戰時期的血肉搏鬥，但事實上我祇着重後邊一段的描寫，原因正是漁民初期革命史詩在今天還不允許被歌頌。我想在未來期間，當執筆寫「黃昏」、「黑夜」、「黎明」、「白晝」四部故鄉史實的時候，才好好地把它記錄下來。

當我寫這本書的時候，正是我鄉居綦江的那段日子。這算是我繼「風砂之戀」和

「肥沃的土地」之後產生的作品。那時老母在跟前，幾個由故鄉漂流出來的漢子陪伴着我生活，生活是貧窮的，但心情那很寧靜。我一邊教書，一邊寫作，半年的時光才算把它完成。

這個作品應該是「沒有花的春天」的兄弟篇，同是取材於廣東；不過「沒有花的春天」是寫農民層的。在我的創作過程上，這是我描寫故鄉人民生活僅有的兩個長篇。在個人說來，我比較更喜愛這「湛藍的海」的。

「風砂之戀」和「肥沃的土地」是曾經被某種人作為攻擊的對象的，那攻擊對我無傷，因為「潑罵」並不是批評，我沒有義務去接受。「沒有花的春天」好像不再引起某種人的「潑罵」興趣，而我現在把這「湛藍的海」呈獻在讀者之前，却願接受真誠的批評。

一九四七·十一·上海。

阿鵬用魁梧的身子堵住角樓的石窗子，他煩躁地搔搔像囚徒一般蓬亂的頭髮，然後又揉揉因整夜失眠而變得微紅的眼睛。開始貪婪地呼吸着從海面上吹來的涼風。他的亂髮在風中搖曳着，他的火辣辣的眼睛也被歡欣的淚水潤濕了。這陣陣涼風好像把他的煩躁吹散了，他忽然感到渾身輕鬆起來。

夏天的南海，用它那無比的魄力跟天空競賽着廣大，那無邊無涯的海濤一直翻滾開去，在渺渺茫茫的遠方，天與海吻合成一條淡淡的弧線。

在角樓脚下的海港，那連環得像條大鐵鍊的石屋子，和那豎着一支支桅桿的船隻，仍然在酣睡着。整個海港是那麼沉靜。只有海濤是不休歇地鼓蕩着的，它頑強地激打着海岸，發出嘩然的音響。那排列在岸上的棕櫚樹和合歡樹混雜的疎林，用被風吹得搖搖擺擺的葉子，撫慰着憤怒的海濤。

『這海是藍得多麼喜歡人呵，要是誰把一塊白布放進去也會被染藍的呢！』阿鵬心

裏這樣讚嘆着。

在那遠處突出海面來的島嶼上，飛起一羣早醒的海鷗，它們拍着雪白的翅膀，在藍色的海濤上往東飛翔着，好像它們是去迎接光明的。因為正在這時，一抹紅輝浮出海面，只在一瞬間，一團比深山的野火還要紅，比剛出鼓風爐的鋼鐵還要紅的太陽從海底升起來，立即海面上的千頃萬頃海濤被映照成美麗的玫瑰紅。這時模仿海的藍色的，却是不見一縷雲絲的晶潔的天空。

太陽已經整個從海底升上天空，發射出白熱的光輝，海又變成寬廣的藍色，而且比剛才還要藍得使人心醉，好像是一面美麗的青銅鏡子，它照耀的是清朗的天空和潔淨的海鷗。

阿鵬仍然默默地眺望着遠處的海面，在海濤翻滾之間，他看出有那麼一個兩個黑點，而且在那黑點上飄起一縷兩縷稀稀淡淡的白煙，他的眼睛突然射出一種憤怒的光芒來。因為那黑點像瘟疫蟲子一般嚙食掉了這海面上的自由和幸福——那就是敵人封鎖這南海的軍艦。是的，自從敵人的軍艦把這海封鎖住以後，將近一年來，忠實的漁民們陷入異常窮困的境地，魚船再也不敢掛起白色的風帆，出海港去捕魚，他們因為貧窮而失掉

了奮發和快樂的歌聲。

當阿鵬把眼光從遠處的海面上收回來的時候，突然發現在離港口約莫兩里路遠的海面上，有一隻小船在海濤中間奮力地掙扎着，海濤把那隻小船吞食下去，一會兒又拋到高高的濤峯上。他眼看着那隻毫無援救的小船在海濤中間危險地顛簸着，他想大聲地呼喊，但是呼喊不出來，只用顫慄的手指緊緊地按着他的周圍亂生着硬鬍鬚的嘴唇，吃驚地注視着那隻在風濤中掙扎的小船。

那小船上好像只有一個人在划着雙槳，他猜想着那也許是一個孤苦的漁民，在天沒亮之前偷偷地到遠海上去捕魚回來。但是那隻小船越駛越近港口來了，他發現那小船上的人似乎是一個女的。『說不定她的丈夫已經被海濤捲跑了！』他這樣痛苦地想着。

一直等到半刻鐘後，那隻小船總算平安地駛進海港裏來。就在那排棕櫚樹和合歡樹混雜的疎林前邊，一個年輕的女人從小船上跳下淺水灘裏，她那從高高地捲起的褲筒裏露出來的大腿，被藍色的海水蕩激着。她涉過淺水，爬上海岸來。

阿鵬一看見那個烏黑的腦袋鑽出最後的一棵大棕櫚樹來，心裏就不由得歡呼起來：

『呀！是小瑋姑！』

他離開石窗，走到角樓的梯口迎接年輕的女客。

年輕的女客在半梯上伸起兩隻健康的紫褐色的手來，想要他拉一把。一邊快樂地叫道：

「阿鵬叔，多日不見啦，你好呀。」

他默默地微笑着，並沒有伸手去拉她。

她跳上樓來，一屁股坐在一塊用來當凳子使用的，有着海草斑紋的滑石上，惱恨地望着他的臉孔說：

「你真像一座海崖，又冷又硬呢！」

阿鵬是一個沉默的中年人，他的魁梧的身子也只有海崖可以來比擬。他的肩膀寬實得像一堵石牆。他的眉毛又粗又黑，像兩條堅韌的繩子；在濃眉底下，却是一對灼灼發光的大眼睛。現在他的眼睛正溫柔地發着光，好像在說：「呃，小瑋姑，你怎麼一早過海來呀？」

「阿鵬叔，我天沒亮就偷偷地渡過海來的呢。」她把被水打濕了的衫角擰乾，驕傲地笑着。「你怎麼老不願意到南澳島去瞧瞧我們呀？」

「海那邊怎樣了？」到這個時候阿鵬才開口說話。

「聽說鬼子要打南澳啦！」小瑋姑跳了起來，從衫子裏掏出一封被海水打濕了的信交給他。『這是海狗的信。』

阿鵬把信細心地攤開來讀着，他的濃眉激動地揚了揚。

「昨天鬼子又開來五隻兵船，把個南澳島圍籠得連氣也喘不過來！」小瑋姑不再笑了，她的眼睛深深地望着阿鵬的臉孔。

阿鵬沒有說話，只煩躁地在角樓上來回踱着，他的脚步是那麽沉重，把整個角樓震動得搖幌起來。

「海狗昨夜一夜都沒有睡覺呢，在燈下我看見他只一夜就老了許多！」小瑋姑深深地嘆起息來，「當我上船的時候，他還一直把我送到海邊，他望着海的這邊說：『阿鵬隊長，過來吧，不要跟小瑋姑過不得呵！』咳，說不定這一兩天鬼子就要攻打南澳島啦，哎，阿鵬叔，跟我一塊兒過海去吧！」

阿鵬並沒有望她一下，仍然煩躁地任踱着，而且脚步聲越來越沉重了。

「答應跟我一塊過海去吧？」小瑋姑走前來抓住阿鵬的衫角，用眼睛懇求着他。

阿鵬突然站住了，他頑強地扭動着頸子搖頭。

小琤姑失望得嘆息起來，帶點悲憤的聲調說：

「你以為丟了南澳，這邊蓮陽還能過平靜日子嗎？你明知道海狗是一個土張飛，爲什麼不去替他計謀一番呀？」

「唔，你先回去，今晚我就過海。」阿鵬好容易才這樣說。

「白天我過不了海，鬼子的兵船利害着呢。那麼我等你今晚一塊過海去吧。」小琤姑喜歡得眼睛都濕潤了。

「那麼我就後天去。」

「爲什麼？難道你想騙我回去嗎？」小琤姑緊緊地皺起眉來。

阿鵬不再說話，只做了一個堅決的手勢，然後走到桌邊去，用一隻手支住下顎，沉思起來。

二

十二年前，阿鵬是一個剛剛踏上二十歲的年輕漢子，他從外縣流浪到這被叫做蓮陽的海港裏來。因為他是一個赤身漢子，只要掙得一碗飯吃的事他都幹，於是他被一個大戶人家用最低的工價雇到一座大莊園裏去做長工。

那大莊園是座落在離海港北邊三里的地方。背靠蓮花山，面前是一條小河。大莊園的圍牆是用堅硬的黑麻石堆砌成的，周圍有着五千棵以上的大松樹遮蔽着，而且有千多畝的田地租給佃農們耕種。烏鴉，老鷹，松鼠和野兔子在這廣大的地面上做了窩，一年一年地繁殖着。在大松林裏邊，廣闊的房舍也是用黑麻石建築成的，尤其是豎立在圍牆四角上的石碉堡，露出那繁密的槍洞來。從整個看來，這大莊園十足給人一種陰鬱的感覺。主人是一個長得一副兇相的老人，地方上的人常面叫他做張大富，地背裏都叫他做張大虎。他是一個多智謀而又陰狠的老傢伙，他的臉色，他的身影，就像他的大莊園一樣給人一種森然可怕的形象。在他壯年的時候，是一個橫行海上的大海盜，他從多次的

大劫掠中發了家。隨着年紀老大，他變得越來越吝嗇，他親自從一個破落的地主人家手裏半買半搶地強買來這座大莊園，他不容許附近的窮孩子走進他的大松林裏來砍一根松枝或拔一根草。他除了有這座大莊園之外，在海港裏還有三個大漁場；但是這富有的家產並不能夠填足他的慾望，他仍然幹着他的不出面的海盜生涯。他年紀老大了，自己不願意再到海上去過那拚命根子的冒險生活，而正在海上呼嘯着劫掠的海盜們，却很多是從他的門下走出來的人。他可以叱喝他們，命令他們。來往於廈門，汕頭和香港之間的海上商船，如果事先能用大量的錢財買到他的「手票」，是可以航行無阻的。

當阿鵬被雇來當長工的第一天，張大富就扶着一根沉重的老松杆拐杖，領着他在大莊園裏兜了一個大圈子，指點給他看那裏是古井，那裏是馬廐，那裏是池塘。……

阿鵬被領到古井邊的時候，老人用老松杆的拐杖沉重地敲着頹敗的井垣說：

「這口井叫做龍涎井，水是甜的。你每天給廚下挑二十擔水，聽見嗎？」

阿鵬默默地點頭。

當老人把阿鵬領到馬廐去的時候，那正在叫囂着的十幾隻大公馬立即被沉重的拐杖聲嚇得平靜下來。

『你每天刈草餵飽牠們，替牠們洗澡，剪鬚毛和修蹄掌，聽見嗎？』

阿鵬仍然默默地點頭，但是他的濃眉偷偷地皺了一下。

阿鵬再被領進磨房裏去的時候，老人把拐杖敲得大磨龍嘮嘮地響：

『你試搬動一下這磨盤！』

阿鵬把破袖子一捲，跳前去繫穩步子，把腳趾尖和手指尖的力量都使出來，才把磨搬動了一下。

老人讚賞地搖着長鬍子殘酷地微笑了：

『這個磨一次可以倒上半斗穀子，你一天替我磨一石半穀子，聽見嗎？』

阿鵬擦擦額門上的汗珠，喘了一口氣算是回答。

最後老人把阿鵬領到池塘邊來，池塘岸上生滿了亂草，石上生滿了青苔。池塘邊的一棵枯死的木棉樹上，正站着一隻老鷹。

『你每天把馬牽到這裏來洗澡，你得好好地替我幹，要是你幹得好，一年兩年以後，我可以把你送到海上去過痛快日子。……』說到這裏，老人詭秘地微笑着，但是他的微笑立即就消生了，他的倒吊眉陰陰地遮住眼睛，只露出他那針一般刺人的眼光來。

他那藏在長鬍子裏的暴牙像狼牙般的露了出來，『在你沒有到這裏來的前兩天，我把一個偷懶的長工用一塊大石縛住身子，活活地拋進這池塘裏淹死了的！』

阿鵬禁不住渾身打了一個寒戰，他覺得腦袋有點發暈，腿有點軟。這時站在枯死的木棉樹上的老鷹，像厲鬼般的咳——的長叫一聲，舉起它的灰色的大翅膀，衝上天空，遠遠地飛掉了。

從這天以後，阿鵬就開始一早忙到晚地在大莊園裏工作起來了，他懷着一種近於愚蠢的忠勤工作着。當大松林梢頭的烏鴉窠朦朧地顯露出來的清早，他就從矮小的石屋子裏走出來，跑到古井邊去挑水，一直把廚下的五六口大石缸裝得快漫出水來的時候，他才坐在牆根下歇一口氣，看那剛剛升起的紅太陽。早餐是一鉢魚腸魚肚湯拌着主人家吃剩的隔夜冷飯，就好像一隻貓或一隻狗一樣。吃過早餐，剛剛把筷子放下，他就跑到莊園外刈草來餵馬，他細心地檢掉夾雜在嫩草裏的馬芒草，不叫馬吃了害病。然後他把馬羣從馬厩裏成串地牽到池塘邊去，洗刷和修剪馬鬃和馬尾，這樣就一直幹到吃中飯的時候。吃過中飯後，他就銜着一支竹煙管跑進磨房裏去磨穀子了。磨盤那麼沉重，在別的人家像這樣大的磨盤，恐怕就要用兩匹馬輪換地來拉磨的，但是阿鵬却用胸脯，肩膀和

兩隻胳膊推磨，一下午要磨一石半穀子，而且還要舞動風車揚去皮壳，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此，他每天下午在磨房裏一直要苦到天大黑才能夠回石屋子裏來休息。晚飯常常是主人家餵豬剩下的小半鍋冷紅薯，沒有去皮，也沒有削掉蟲咬的薯肉，他也不管紅薯是甜或是腐辣，整塊整塊地往喉嚨裏塞，並沒有好好地咀嚼一下。於是他摸黑爬上床去睡覺了。他住的石屋子從來沒有燈光，因為主人家沒有給他什麼燈；有的時候也能看見在他的床頭上有那麼一閃兩閃的亮光，那是他躺在床上睡覺之前敲石鏟吃煙。

一天，阿鵬把馬匹從馬廐裏牽出來，打算牽到池塘裏去洗澡，剛剛牽出馬廐，那十幾隻大公馬突然嘶嘶着互相角鬥起來。牠們高高地揚起後蹄，互相踢着厚實的胸脯，後蹄踢着另一隻馬的胸脯，發出劈啪劈啪的響聲。阿鵬慌亂起來，拚命用力拉着馬的韁繩，他剛剛把這隻馬拉開，而另一隻馬又衝了上去。……

公馬們的混戰一場，原因是有一隻母馬發了春，公馬們用飽蓄的精力互相殘鬥着，角逐着，打算用各自堅硬的後蹄踢翻敵方，減少爭逐那隻母馬的阻礙。

那隻母馬在莊園裏到處躲避着奔跑，牠一邊奔跑，一邊又扭轉頭來驚懼地望着後面追蹤而來的公馬們。莊園裏的幾棵碧桃樹和梅樹被公馬們衝折了，牠們拚命地追着，而

又要顧到別的公馬從旁邊突然飛過蹄來，或自己瞧別的公馬不備重重地踢翻牠。當牠們在奮力地追逐着的時候，是沉住氣不聲不響的，只有被踢着的公馬，才嘎然地叫喚一聲。整個莊園都聽見雜亂而又憤激的馬蹄聲。

一隻鼠灰色的公馬在一棵柚子樹底下被踢斷了一條前腿，躺在地上嘶聲地呻吟着。又一隻栗紅色的公馬撞倒在古井石垣上，帶血的腦漿濺滿了井邊。連抽搐一下也沒有就死掉了。

阿鵬容易才追上了一隻最暴烈的黑公馬，他死死地拉住了黑公馬的韁繩。黑公馬憤怒地昂起頭來，急劇地往前一衝，把他曳倒在地上拖出兩丈遠，把他的手肘擦掉兩大塊厚皮，流出血來。

黑公馬那急劇地往前一衝，就把那隻母馬追上了，牠張開大嘴巴，用鋒利的雪白牙齒深深地咬進母馬的鬃鬃裏去。母馬痛極地嘶叫着，飛起後蹄往天空亂踢，但是黑公馬更狠命地把牙齒咬進母馬的肉裏去，連牠那馬口鐵也被咬得軋啦軋啦地響。

正在這混雜紛亂的時候，突然大莊園的老主人在高高的石台階上出現了，他的暴牙咬着斑白的鬍子，倒吊眉下的眼睛怒睜得滾圓。他把手裏的老松杆拐杖在石台階上敲得